



皎皎明月,何处飞来

“白玉兰”特殊贡献奖获得者李炳淑的艺术之路

◆ 崔宁

绎的白蛇、许仙,皆可谓星光闪耀、各有所长。在如此多的版本中,为何李炳淑演的“白蛇”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我想,除了耳目一新的视觉特效外,李炳淑在实景镜头前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表演风格是她独树一帜的“密码”:传统戏赋予了她四功五法的筋骨,现代戏“浇灌”了她人物与角色的血肉——这才成为那个侠肝义胆、万般柔肠、真实可感、独一无二的白素贞。

说到传统戏的积累,李炳淑无疑是“天赋+勤奋”的最佳代表之一。从安徽宿县京剧团到蚌埠专区京剧团再到上海戏校的插班生,短短几年的飞速“跳级”,她用实实在在的成绩证明了“老天爷赏饭吃”这句话所言不虚;一折《女起解》更是惊艳四座,成为她走向更大舞台的敲门砖。

说到师承学习,李炳淑更是稳扎稳打,全面又瓷实。杨毓农先生是与梅兰芳先生相交40余年且深谙梅派精髓的名师,从发声吐字到收声归韵,再到装饰音的使用和控制……他给予李炳淑的是不差毫厘的倾囊相授,与其说他传授的是技巧与方法,不如说是一种气度、分寸和艺术理念;魏连芳先生是梅派的“硬里子”,言慧珠、童芷苓、李玉茹等名旦都曾做过他的学生,由《杨门女将》结缘,魏老师给予李炳淑武戏的营养,从跑圆场的基础做起,大靠、翎子、趟马、小快枪、下场花……悉数掌握;与张君秋先生则是由《望江亭》结缘,几十年风雨的师生情谊,李炳淑宗法梅派,又

兼取张派之长,戏情戏理中汲取的是开放、包容、绝无门户之见的大干世界!此外,还有言慧珠、朱传茗、方传芸等名师在李炳淑的学艺之路上给予了她全面又丰厚的养分,也为她开启现代戏的大门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从传统戏到现代戏,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到劳动一线的女支书、生产队长、革命青年,这样的转变既是时代使然,也是一个优秀的演员在新舞台的召唤下面对的挑战。《龙江颂》的江水英、《审椅子》的丁秀芹、《蝶恋花》的杨开慧……毫无疑问,这些角色是那个年代的集体记忆,李炳淑也因此成为大众瞩目的“国民偶像”。恢复老戏之后,李炳淑塑造的白素贞柔而不弱、悲而不哀,无论是内在的表演气质还是外在的表演风格都不同以往。这是传统戏与现代戏共同赋予她的营养:归属,但有丰富的个性色彩;继承,但有灵活的个人创造;创造,但有扎实的生活底色,这是古今交融所带来的表演方式和细节的重塑。

作为本届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特殊贡献

奖的获得者,李炳淑是后生、晚辈仰望的高峰,也是青年演员学习的榜样。她的艺术轨迹太丰富了,从年少成才、举国闻名,到上世纪80年代经历的体制转型、走出国门传播京剧,以及近年来为国家培养、提携了众多的青年才俊,她亲历了无数的高峰,见证了历史节点的起伏重合。她是幸运的,但不只是幸运那么简单。

余生也晚,只在工作中与李炳淑老师有过一些零星的接触,舞台上她是个大角儿,但舞台上却没有一点大角儿的架子。她质朴、平和、坦荡、亲切,听她说戏里的分寸、戏外的琐碎,就是一位慈祥的邻家奶奶的模样。其他长辈、同事、同行口中的李炳淑老师也大体如此。如果说梅兰芳先生的梅派是雍容典雅、中正平和之美,那么李炳淑老师继承的梅派则多了一丝烟火气。她的穆桂英、白素贞、赵艳容、江水英有着来自生活和时代的底色,她就像那弯皎洁的明月,清澈透亮,与枝头上的白玉兰花隔空颌首,交相辉映!



乙巳蛇年,动画电影《哪吒·魔童闹海》横空出世,打响了开年的头炮。殊不知,45年前,也有这样一部电影,连连斩获大众电影百花奖、金鸡奖、文化部优秀舞台艺术奖等各项殊荣。这与当下“小哪吒”所取得的诸多成绩相比也毫不逊色!它就是由田汉编剧、傅超武执导,李炳淑、方小亚、苏盛义等主演的京剧电影《白蛇传》。

作为“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白蛇传》有一个集情感、神话、动作于一身的扎实的好故事,可看性极强;仅就京、昆而言,南北众多名家演

袁媛担纲主演 黄梅戏《天仙配》 似是“天仙” 重又归

◆ 张为氏



有着百年历史的上海天蟾逸夫舞台曾是戏曲界的“大码头”,曾有“京角儿不进天蟾不成名”的美誉。自然,“到天蟾逸夫看戏曲”亦成了戏迷们的一件大事。由第四代“七仙女”袁媛担纲主演的第三版黄梅戏《天仙配》携清华园演出盛誉来到天蟾逸夫舞台,一时人头攒动,吸引大家慕名而来的不仅是一出老戏,更有一众新人。

说到黄梅戏,就不能不提到《天仙配》,这是一出老戏,初期以《织锦记》《路遇》等剧本样式上演于戏曲舞台,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充盈着淳朴、风趣的戏曲效果,亦呈现出鲜艳的民间色彩。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此番对《天仙配》的改编显然是成功的。内容上进行重新编排,聚焦于七仙女和董永的爱情,做足做强爱情线,“鹊桥”“路遇”“分别”处处洋溢着七仙女与董永爱情的烟火气。以“纯爱”方式来展现七仙女与董永的爱情显然是浪漫的,也更契合当下年轻人之于浪漫的想法。如此,在上演黄梅戏《天仙配》的剧场里能看到众多年轻人的身影便不足为奇了。

值得一提的还有极简主义的场景布置。天庭鹊桥、槐荫树、织绢坊……布景、道具设置简洁朴素,那仙女下凡、升天更是以一串小灯珠在背景板上划过而表现,有观众戏称此乃“五毛钱特效”,而这恰恰彰显了黄梅戏《天仙配》主创人员的初心。质朴洁白还洁去,“五毛钱特效”并不违和,反而带起观众阵阵笑声和掌声。戏曲的生命力在于市场,市场的繁荣则在于观众。守正创新,新版黄梅戏《天仙配》的主创人员在变与不变中探出了一条新路,也为黄梅戏赢得了更广的市场和更多的观众。

循了黄梅戏一代“七仙女”严凤英大师的足迹,第四代“七仙女”袁媛出演《天仙配》感触良多:“《天仙配》是在上海唱响的,黄梅戏也是

在上海唱红的。每次来上海演出,都能感受到沪上观众实实在在的热情,作为第四代“七仙女”,特别荣幸也特别感动。”

袁媛自小喜爱黄梅戏,17岁考入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后,更是得到“黄梅戏五朵金花”之一、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亚玲等表演艺术家的真传,迅速成长为剧院的“台柱子”。袁媛嗓音清亮,音质纯净,又兼有清丽俊美容貌和窈窕灵巧身姿,与饰演的“七仙女”角色形象高度吻合,也与观众心目中美丽善良的“七仙女”高度契合。这给袁媛传承好《天仙配》,饰演好“七仙女”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即便有天赋,有拥趸,袁媛依然如履薄冰,勤奋排练,不敢有半点疏忽。“为了演好这场戏,我的每个动作、唱腔、眼神都反复打磨,只有一点点持续积累,才能在舞台上得心应手。”袁媛这样说。

袁媛的勤勉演活了“七仙女”。是那个在鹊桥之上情窦初开,撒娇卖萌的“七仙女”;是那个槐荫树前机智灵动,娇羞可爱的“七仙女”;是那个诀别之际悲愤交集,哀怨情深的“七仙女”。袁媛以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娴熟的演出技巧,游刃于“七仙女”一系列的情感转换、身份转换之中,在舞台上完美呈现和演绎了“七仙女”的艺术形象,博得观众掌声不绝。

似是“天仙”重又归。在本届白玉兰奖主角获得者袁媛身上似乎看到了黄梅戏大师严凤英的影子,相似的俊秀容貌,相似的眉目传神,相似的清亮唱腔……一颦一笑一回眸,几分的神似,然,似又有些不同,袁媛将凡间少女,这个俏皮活泼的烟火气拨得旺旺的,给观众带来更出彩的惊喜。

帷幕渐渐合上,“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耳畔传来熟悉的歌词,却是流行歌曲的曲调,不由得令人会心一笑。这,或许正是黄梅戏活在当下,《天仙配》经久不衰的缘由吧。

为经典注入新灵魂

——评《日出》于震版潘月亭

◆ 杨道全

曹禺先生的《日出》自问世以降,便如一颗璀璨明珠,在中国话剧的历程中熠熠生辉。1956年,北京人艺首次将其搬上舞台,历经数十年的舞台实践,不断沉淀、打磨,《日出》已成为北京人艺的经典保留剧目。2021年,由冯远征导演的新版《日出》,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创新的表演形式,赋予作品新的认知,为作品增添了新的光彩。其中,本届白玉兰奖配角奖获得者于震饰演的潘月亭,就是该剧版《日出》的一个亮点。他以精湛的演技,为这个经典角色注入全新的生命力,既有经典韵味,又令人耳目一新。

突破刻板印象,展现多维人性,是于震版潘月亭带给舞台的全新思路。在以往不少的《日出》演出中,潘月亭常被脸谱化演绎为一个唯利是图、老谋深算的资本家反面形象,其人总是高高端着,显得老气横秋,这种刻板印象使得角色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被掩盖。于震在新版《日出》中的演绎,大胆地打破了这种传统认知,为潘月亭这个角色打通了更多元的人性维度。

剧中,潘月亭面对的职场和社交圈是复杂的,既有陈白露的温柔乡,又有下属李石清的暗算,还有来自金八的压迫,以及应酬像顾八奶奶之流的富人阔太。作为大丰银行经理,潘月亭首先面对的是动荡年代的金融职场,这在他与李石清之间的对手戏中将这种职场的复杂关系展现得淋漓尽致。从受制到反制,于震向观众演绎出潘月亭压抑的愤怒和无奈的顺从,以及事后清算李石清时的刻薄与无情。

而在陈白露的温柔乡里,于震显然跳出了金钱交易和肉体欲望的简单关系,他从一个唯利是图阴险无情的金融资本家身上细腻地表现出潘月亭温柔和关爱的一面,尤其是他揭示出潘月亭在陈白露身上寻求情感和青春慰藉的精神依赖,显示了他对人物塑造的深度把握。在陈白露面前,他会像个孩子一样撒娇,看他交叉着双腿上身前倾的谄媚相,以及拖着长音喊叫“露露”的甜酸语调,那种撒娇装嫩,不甘老去的内在心理,以

及戏弄成癖的性格底蕴形象生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并且,这种反差萌的表现极富喜剧色彩,让观众对其贱贱的样子忍俊不禁,从其强势阴狠的外表之上看到潘月亭内心深处的虚弱。

当面对那个无处不在的幕后黑手金八时,潘月亭的无奈和恐惧也被于震细致入微地描摹出来。如接听金八的电话时,于震通过细微的语气变化和肢体动作,将潘月亭由自信傲慢瞬间转变为谦卑和恐惧的态度变化生动地表现出来,表面上毕恭毕敬,语气中充满了谦卑,但微微颤抖的双手却透露出他内心的紧张和恐惧。这些小动作看似微不足道,但却为角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感,让观众看到了潘月亭在强大势力面前的无奈和脆弱。

面对三个人物,三种不同的人性维度,从对陈白露的甜腻,到对李石清的冷酷无情,再到对金八的无奈恐惧,于震都刻画得入木三分,恰到好处,且过渡自然,浑然一体,充分展现了角色的多面性和人物关系的复杂性。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于震在新版《日出》中的精彩演绎,不仅体现在对角色多面性的整

体把握上,更体现在细节的提炼与表演中,以生动的细节展现人物,让观众得以深入地感受潘月亭的性格特征和丰富的心理动机,让观众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立体的潘月亭。

于震在新版《日出》中塑造的这一个潘月亭,是一次成功的艺术实践。他对经典角色的重新诠释为我们展示了创新的可能性,即深入挖掘角色的内心世界,赋予角色新的内涵,让经典作品在传承中焕发新的光彩。于震是塑造能力非常强的话剧演员,从《骆驼祥子》的祥子,到《长椅》的“他”;从《司马迁》的汉武帝,到新版《日出》的潘月亭。古今中外,涉猎颇广,每个角色都有其独特性。此次对潘月亭的创新诠释,于震为这一经典角色注入了新的灵魂和新的活力,也为经典作品的传承与创新,为演绎经典角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期待于震在舞台上继续绽放光芒,为观众带来更多的艺术享受。

